

特色旅游旺起来

本报记者 刘麟 证券日报记者 何文英

日前,记者来到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田汉文化园的行进式情景演出《田汉与国歌》正在进行,游客们跟随演员的表演在不同场景中切换,一同体验田汉为《义勇军进行曲》填词的创作历程。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现场观众都自发地跟随着演员们庄严肃穆地唱起来……

果园镇于2019年9月被授牌“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这一年,果园镇接待游客292.4万人次,同比增长10%,实现文化旅游总收入4.58亿元,同比增长52.7%;吸纳就业人数7560人;游客人均消费156元,同比增长38%。2020年上半年,即使在疫情影响下,果园镇仍逆势实现旅游收入1.6亿元。3月26日,记者走进果园镇,感受这个在国歌文化引领下旺起来的特色小镇。

1898年3月,田汉在果园镇出生。“田汉与《义勇军进行曲》紧密相连,为中国戏剧贡献了一生。作为‘田汉故里,国歌摇篮’的果园镇,有义务和责任将国歌文化继续发扬光大。”果园镇社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王铎说。承载着弘扬国歌文化的使命,果园镇近年来开发并运营了田汉文化园,开发了舞台剧《田汉眼中的中国》、行进式情景演出《田汉与国歌》。据了解,《田汉眼中的中国》自2019年首演,目前共演出117场;《田汉与国歌》自2020年首演,目前共演出206场。

“田汉除了是国歌的词作者外,还创作了大



果园镇浔龙河樱花谷。

(资料图片)

量的戏剧作品。”王铎介绍,除了国歌文化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外,果园镇还在2020年10月启动建设戏剧文化园,打造潇湘之夜山水演艺秀、沉浸式光影秀、餐秀等演艺演出,开展戏剧培训、戏剧创作,举办中国田汉戏剧节、大学生戏剧节等节会活动,让戏剧文化活化为旅游体验。

同时,果园镇还加大了对戏剧人才的培养。“镇政府出资联合专业戏剧培训学校免费为果园镇的戏剧爱好者培训,蒋静婷和杨梓钰两位小朋友通过培训,参加了2020年度第二十四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荣获‘金花’称

长春冰雪经济新布局

本报记者 李己平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李新艳

3月底,伴随雪季结束,吉林长春冰雪旅游以另一种方式开始。

日前,游客林小蕾带着一家人来到长春市东郊的天定山。这里有四季冰宫,室外零上10摄氏度,冰宫室内温度零下7摄氏度。在冰宫客服区,工作人员递上可自行选择的羽绒服。轻轻地把手放在门上,天定山标识

的灯依次亮起来,大门缓缓开启,里面有冰雪打造的“极地科考站”。穿过一个冰川洞,是闪耀的炫彩冰灯柱和惟妙惟肖的“恐龙”,四周围绕着一方方晶莹的“冰珀”,把鲜花、蝴蝶等颜色艳丽的动植物标本冰封在里面……

“乘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东风,长春市

将冰雪经济确定为全市大力培育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战略任务。”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曲笑表示,长春冰雪经济进入跃升新阶段,承担着为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赋能的重任,以冰雪旅游为龙头的冰雪经济在创新中将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近年来,长春市出台措施加大对冰雪经济

号。”果园镇党委书记付窃说。

“贺彩珍是我们镇上的名人,她是从安化嫁到我们果园镇的,这几年随着果园镇文旅产业的兴起,她做起了播茶生意。”付窃说。在果园镇的浔龙河樱花谷里,记者看到了王铎口中说的这位名人。

“我这个摊子生意好的季节,每天卖个几千元是没问题的,我在田汉文化园那里还有个店面。”贺彩珍的播茶摊子并不起眼,一架两米来长的推车上摆满了炒米、黄豆子、生姜等播茶配料,就是这样一架摆在特色文旅小镇里的小推车,让她家的生活越过越好。

其实,像贺彩珍这样伴随着文旅小镇的开发而旺起来的村民,果园镇还有很多:有的村民开起了民宿,有的村民开办餐饮。“现在大家靠特色小镇富起来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拧成了一股绳。”付窃说。

数据显示,2020年,果园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323元,比2019年同比增长17%。按照规划,这座特色文旅小镇将打造成以金井河风光带、田汉大道产业带、田汉文化园、戏剧文化园、亲子文化园、农耕文化园为架构的两带四园。田汉艺术小镇区域开发建设总投资将达到90.56亿元,到2023年,果园镇围绕吃、住、行、游、购、娱产生的经济收益将达到27.5亿元。

记者了解到,在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的共同努力下,特色文旅小镇开发建设的资金通过专项债、招商引资等方式已基本落实,果园镇未来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也十分清晰,目标是打造出湖南典范、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特色文旅小镇,让这座昔日的乡村小镇真正强起来、旺起来。

走三湘大地 看特色小镇

发展的支持力度,以打造“都市冰雪”为核心,依托吉林雪博会和长春冰雪节双平台,主打冰雪体验和都市文化双特色,形成“感受冰雪自然”和“体验冰雪生活”双延伸,实现冰雪产品全面开花、冰雪活动全域发展,构建全域化布局、多层次体验、可持续发展的冰雪经济格局。“1小时冰雪旅游圈”让长春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丰富的冰雪娱乐项目,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多欢乐选项。长春冰雪新天地、长春世界雕塑园冰雪乐园、净月雪世界、鹿鹿峰旅游度假区等四大冰雪景区,距离市区最近的约10公里;国信南山、御龙、凯撒森林、天怡、关东文化园等温泉,1小时左右可到达。

观澜

近日,深圳两家网红品牌店同步开业,超长排队视频刷屏。其实,这些网红品牌在其诞生地长沙也热度不减,并由此带火了古城长沙的不少传统商业街区。以往在太平街、黄兴路步行街等传统商业街区,游客品尝传统美食、感受湖湘文化是必选项,这些网红品牌的加入则带来了新的“流量”,游客从各地慕名前来“打卡”,体验不一样的烟火气,也让老街焕发新活力。

传统商业街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印迹,曾是城市最具活力的空间。然而,由于自身功能固化、新商业模式兴起、居民消费习惯改变等原因,国内一些传统商业街区近年来面临发展困境,客流减少、店面萧条、活力不旺。

如何“重塑”传统商业街区,使游客再来、活力重现?笔者认为,传统街区的“魂”在其历史文化积淀,可在保护传统肌理前提下,对其进行微更新设计,深挖传统文化特色,打造独特的空间游览体验过程,使其商业空间吸引人、留住人。例如,苏州山塘街经风貌整治后,游人在街头的糕团摊点、苏式食肆、苏绣店铺中穿梭,和着评弹曲调和软糯苏白,尽享姑苏风情。

传统商业街区在留住“老朋友”的同时,也要发现新契机,聚集新“流量”。“互联网+”、网红时代,新潮流时常会衍生出新的网红打卡地及消费热点。传统商业街区及商户要能“嗅”到新机遇,活化利用传统资源,打造新热点,增加游客黏性。例如,长沙市中心一条老巷曾是热闹的批发市场,拆迁后仅余一栋“冰冷”的大楼。2018年起,一家企业在此利用收集到的大量建筑旧物与日常物件,在餐饮空间重构了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场景,引得商贩纷纷入驻,游客争相体验。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通过网红品牌、文旅项目等活化传统商业街区是不少城市的选择,并催生了一批“网红打卡地”。对传统商业街区的“重塑”,可求新、求流量,也要切忌生搬硬造、盲目改造,要真正因地制宜,注重商业特色的再造,并保护和传承好历史文脉和记忆。

本版编辑 张虎 李静

兰考重托



跨越半个多世纪,焦裕禄当年种下的“焦桐”依然枝繁叶茂(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黄河行

终于来到了兰考,这个曾经长期遭受风沙、内涝、盐碱“三害”,但已经成功地改写了历史的地方。1855年,铜瓦厢黄河决口,造成黄河向北移动的大改道,不仅改变了黄河地理,也直接洗劫了兰考。那次黄河改道,是一个历史性大事件,黄河占据大清河道也即济水下游入海,给兰考留下了一个很难收拾的穷摊子,黄沙遍野,碱滩遍地。新中国成立后,黄河的生态环境开始不断优化,系列水利工程也不断趋于完善,黄河从总体上进入稳定期,但历史造成的后遗症,在很长时间内缓不过劲来。

从防洪史上看,铜瓦厢决口并不是黄河下游绝无仅有的大洪水事件。在公元602年到1855年,见于史书的黄河大决口大改道,不下五六次。有地理因素,有气候因素,有沙淤因素,有生态恶化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从地理因素上讲,黄河出孟津之后,进入平原浅丘地带,缺少有刚性约束的河流地理条件,它在大约25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一个大扇面上,不时来回移动,多次溃堤决口,造成灾难性后果。极端气候和淤沙“悬河”因素屡有叠加,加上治理不善、战乱不休,河防千疮百孔,几乎是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所谓“黄河百害”的老话头,其实反映的不是黄河本身,而是人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和对河政相对束手无策的无奈。

铜瓦厢决口,发生在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它的历史影响与“黄河夺淮”有地理对称性,也可称之为“黄河夺济”。据《清史稿·河渠志》记载,洪水不仅波及兰考、商丘、砀山、丰城、萧县、沛县、徐州、灵璧等地,也淹向了杞县和开封的陈留镇。洪水向北分成三股,一股直扑菏泽,另两股穿越长垣,奔向东平湖附近的张秋水闸,黄济合流后进入济水下游大清河道,在东平湖湖形成一片泽国。

铜瓦厢决口引起的黄河大改道,其成因,固然也有太平军

兴,清廷无暇应对的背景,但主要来自黄河激流和中下游连降暴雨以及河道弯曲河床悬高等因素。河道弯曲,是黄河的软肋。兰考处于黄河最后的一个S形河曲,也是下游“悬河”特征最明显的成因之一,有许多不可测因素隐藏其间,黄河下游淤沙高出两岸地面8米。在大雨和激浪的连续袭击下开始决口,十几天里,决口扩大到1780丈。洪水覆盖黄河两岸,对岸的东明县被洪水围困了两年多。大水横扫半个山东省,并在塘沽、大沽形成冲积扇,波及10州40个县,直接受灾人群约700万。光緒3年,这里的河段再次决口,坝体合龙后,黄河从东营出海,形成今天的总体流势。

诚然,黄河决口改道,包括在兰考决口改道,并不在少数。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3000年里,有记录的决口就有1593次,基本上是“三年两决”,其中引起大小改道26次。较大决口至少有6次。公元前132年汉武帝时期,“瓠子(濮阳)决口”,是第一次黄河乱淮,兰考肯定是受害者。第二次是新莽时期,一直到东汉刘秀“王景治河”时,才有所缓解。第三次是唐宋末初“庆决口”(滨州和德州),黄河从今塘沽、大沽入海。第四次是河南滑县李固渡人为掘堤和金章宗时的“原阳决口”,在长期“黄河乱淮”中,水患迁延不绝。第五次在明弘治年间,河水入东平,大清河道再次被挤占。第六次就是铜瓦厢决口。兰考的河段素有“豆腐腰”之称,多数河决,受害者都少不了兰考。

在历史上,兰考人没有过多少安定舒心的日子。它在秦代曾叫济阳,盖因南济水在它南边流过,但秦始皇东巡路过,恰遇大雾,便令改名东昏。王莽朝反其道而改为东明。在宋金交战的那次“黄河夺淮”中和金初,东明又被黄河洪水切为两段,东明以南分为兰阳、仪封,洪武二年,仪封又被淹,明末清初,黄河也曾由此泛滥徐州黄河故道,又因各种缘由,先后改为兰仪、兰封。1954年,兰封与考城合并,始称兰考。兰考的曲折历史和多名称,反映了它与黄河扯不断的历史纠缠。

铜瓦厢决口纪念碑,在今兰考河对岸封丘李庄镇黄河大

堤上,这里也曾是铜瓦厢镇故地。因为有一段河堤用黄色琉璃瓦覆盖过堤面,驻过官兵,清乾隆四十九年所设的兰阳县丞衙门也在这里,曾被称为“铜牙府”,是铜瓦厢渡口集市旧地,但决堤后其地大部没人河中。兰考的一边,只留下城西北24里的东坝头和东坝头乡。对于兰考,铜瓦厢决口不啻是一次毁灭性打击。据兰考博物馆的资料,在那场特大洪水中,30多个村庄被抹去了,有许多一姓庄,几乎都绝了户,灾民涉及96个姓氏。从此以后,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肆虐,在防洪形势下也依然脆弱,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和贫穷的自然根源。

东坝头乡就在黄河下游最后的拐弯处。这里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兰考黄河第一景区和纪念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较大规模的根治“三害”开始了,241平方公里的黄河滩区,先后出现了亘古未有的绿化生态带和沿河公路带。放眼望去,林木苍翠,田野平畴,18个村庄的8000亩荒地复耕造林,铜瓦厢古镇也复建起来。最大的黄河决口处,成了林田掩映、水鸟鸣飞的新型湿地公园,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到东坝头乡,人们要看这里的巨变,更是为了在毛主席视察黄河纪念馆前留影作纪念。1951年,黄河又出现了一次大洪峰,一直关注黄河的毛主席,在1952年10月29日到兰考。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离京视察,专程特别停靠在东坝头。毛主席登上黄河的堤坝,久久凝望着黄河,讲出既沉稳又坚定的一句话:“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0月末的天气已经见凉,但毛主席落座在黄河边的一块石头上。这帧照片,是毛主席与黄河最近身的留影。时隔6年,在1958年8月7日,毛主席再次乘专列来到兰考,这不仅是对兰考人的激励,也是他心里一直牵挂着黄河。要知道,黄河的汛期是“七上八下”,黄河下游还没有度过汛期,黄河安否、兰考安否,怕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从兰考城里到东坝头,人们是坐“小火车”去的,一开始没有细想,以为这是兰考的一种寻常观光交通手段。到得东坝

头,似乎有些悟了,好几个兰考人,他们是希望每个到东坝头的人都要随着毛主席的足迹走到黄河坝头上,都要明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的千钧分量。

到兰考,自然也要去看“焦林”。“焦林”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是一体的,也在东坝头乡张庄的黄河堤上。焦裕禄的事迹家喻户晓,纪念馆里有他89件生前遗物,有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这里还记录了他临终遗言,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人生自古谁无死,但为谁和为什么而死,临终的遗言又是什么,境界和价值是大不相同的。在兰考火车站附近,也有焦裕禄纪念馆,位于黄河故道上,园里开满了黄色的菊花。菊花性最洁,在晚秋里盛开,也最能体现对生命晚节与品格的评价。兰考和开封的菊花有名气,它们开在花园里,也开在黄河的坝上坝下。它有上千个品种,但黄菊和白菊最普遍也最容易栽培和养护,最能体现人们对人杰的一种怀念。

但我更喜欢兰考的泡桐。泡桐开花,也有一种气势,花朵淡紫朴素,隐隐地散发一种清香,那香味并不刺鼻,花枝也不在风中招摇,平平常常,毫无贵木气。泡桐花有丁香花般的色调,但更朴素醇厚。

在北京通州张家湾城址,我也曾经见过两株,花期已过,但葱葱郁郁的,比邻近的一株大槐树还要显得枝叶繁茂,一时间认不出是什么树种来,更不晓得这树的本领和价值。

在兰考,泡桐大片成林,好像平常,但接下来的景象就不很寻常了。

这是一种北方乡土树种,旧日里兰考农村,房前房后都有,但不能用来做房檩,也就是遮遮阴凉。焦裕禄的一双慧眼,却从它身上看出了治“三害”的门道。他试种,他推广,依着乡邻的说法,他管在沙窝里种泡桐叫作给沙丘“扎针灸”,管翻沙压碱和开沟淋碱叫作“贴膏药”。泡桐治“三害”,是焦裕禄调查研究、反复试验后的一大发现和一大创造。泡桐树又叫空桐木,褐色的干、管状的花,扎根深,不怕沙,又耐旱,埋根育苗,很快成活。长得也快,五六年成大树。投资少,不费工,既改沙又防风,成林可卖钱,林粮间种,耐涝、耐碱、耐风沙,粮食产量也上去了。兰考人不再吃救济粮,兰考要开始甩掉贫困帽了。

经过持续开发,兰考泡桐的潜在价值,奇迹般显露出来,成就了一个大的支柱产业。现在,兰考的泡桐产业已经拥有6万人专业规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泡桐虽然速生木质松,但木质共鸣性好,是制乐器做音箱的好材料,制作压板材料更是优选。到兰考去发展泡桐产业,是相关企业的投资热点,也是兰考人的一条脱贫致富路。这里是泡桐王国和泡桐产业王国,兰考三件套:泡桐、花生与大枣。此外,还有兰考哈密瓜。涉农产业既惠民也惠工,什么旧时的“以工代赈”和流行一时的“无工不富”都进入了历史词典。他开创的治风、治沙、治碱的治穷工程,生生把20万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全县造林5万多亩,森林覆盖率由接近于零上升为26%。兰考正由一个满眼黄沙的贫困县,一跃成为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00亿元的新兰考。东坝头书写的黄河新篇章,记录着焦裕禄在沙窝里栽种泡桐的身影。他长眠在黄河的东坝头,终于也看到了,乡亲们不仅治了沙,也治了穷。

兰考是一个脱贫的大课堂。在这里,可以重温黄河的自然变迁史,也可以熟识兰考人改造自然创造生活的历史新篇章,还可以实地学习和继承焦裕禄的精神。焦裕禄精神可以从多个侧面去认知,但在更多人看来,他的那种精气神,更多弥漫在绿色泡桐林里;或者说,他就是那一株看似平凡的泡桐树,在“焦林”里,在黄河边,在大堤上,撑着天,立着地,一直散发着漫天的清香。

冯并